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程氏春秋分記卷六十二

六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棧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張炳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六十

宋程公說撰

齊世本第一

惠公

頃公

靈公

莊公

惠公

謚曰惠民  
好與曰惠

名元桓公子文十八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宣十年卒在位十年

宣公經三年秋赤狄侵齊

經四年夏六月赤狄侵齊

並無傳

經十年夏四月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六月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秋季孫行父如齊冬齊侯使國佐來聘

傳十年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偏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公如齊奔

喪 秋季文子初聘于齊頃公初即位 冬國武子來報聘

頃公

謚澶祗勤 追懼曰頃

名無野惠公子宣十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成九年卒在位一十七年

宣公經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傳十七年春晉侯景公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

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

報無能涉河卻子至請伐齊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

郭偃會及斂孟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晉人執晏弱蔡

朝南郭偃苗賁皇言於晉侯緩之逸

詳見晉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

成公經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袤婁八月取汶陽田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  
孫良夫將侵齊與齊師遇夏衛師敗孫桓子如晉乞師  
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卻克將中軍士燮  
佐上軍樂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師徙齊師  
于莘六月壬申至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高固入晉師  
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  
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郕夏御齊侯逢丑父為  
右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詳見

韓厥夢子輿

厥父謂

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

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

邴夏

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

齊侯

不知戎禮

射其左越

墜也

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

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

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絰於木而止丑

父寢於輶

士產切臥車也

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

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

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



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

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

言欲以己不敏攝承空乏徒君俱還

丑父使

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棧為右載齊侯以

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

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

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

父三入三出

重其代已故三入晉軍求之

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

卒

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眾以帥屬退者遂進入狄卒狄卒狄人從晉討齊者

狄卒皆

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闕入齊侯

見保者曰免之齊師敗矣

所過城邑皆勉厲其守者

辟女子女子曰

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

免矣可若何乃奔

走辟君

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

徒之妻也予之石窀

邑名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與擊馬陘

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

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

同叔蕭君

之字齊侯外祖父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

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

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

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

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既醉若以

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

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信南山今

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

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

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

欲焉五霸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搗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

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

齊歸所侵

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

之對曰羣臣帥賦輿

兵車

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

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秋七月晉師及齊

國佐盟于袤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傳二年冬齊侯朝于晉將授玉

行朝禮

卻克趨進曰此行

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

不任當此惠音士

晉侯

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

矣戎朝異服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魯詳見

經九年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冬十有一月葬齊頃

公無傳

靈公謚法亂而不損曰靈

名環頃公子成九年嗣立明年改元至襄十九年卒在位二十八年

成公經十有七年秋齊高無咎出奔莒

傳十七年齊慶克

慶封父

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

而入于閔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

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

謫責也直革反

夫人怒國

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

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 秋七

月壬寅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

無咎子

以盧

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

牽之弟文子

初鮑國去鮑氏而來

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

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  
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  
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  
衛其足 冬十一月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

帥師圍盧

討高弱

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

師殺慶克以穀叛

疾克淫亂故殺之

齊侯與之盟于徐闕而復

之 十二月盧降使國勝佐告難于晉待命于清

齊欲討國

佐故留其子於外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齊殺其大夫國佐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齊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

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

國勝國弱來奔勝之弟王湫奔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

寇封佐皆克子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襄公傳元年春齊人不會彭城圍家也晉人以為討二月

齊大子光為質音致於晉

傳二年春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

齊寺人以

索馬牛

索簡好者

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

為靈也

夏使晏弱城東陽以徧萊

經六年冬十有二月齊人滅萊

傳見萊

傳十年春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

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

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

為二十五年弒其君光傳

傳十四年秋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

將昏於齊

曰昔伯舅大

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大師以表東海  
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  
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冬會于戚范

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折羽為旌王者游車所建齊私有之

因謂羽毛

傳十五年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

貳晉霸以伐魯

傳十六年春會于浞梁晉侯平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

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二心故荀偃怒且

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逃歸秋齊侯圍郕  
傳十七年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  
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 冬齊晏桓子卒嬰麀麀縶斬  
苴經帶杖管履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  
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

經十有八年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  
齊

傳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冬十月會于魯濟同伐齊

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

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

文子

齊大夫  
子家

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

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

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

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

險雖所不至必旃而疏陳

直觀  
反

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

偽以衣服  
為人形

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

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

齊師其遁

得空營  
故樂

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

夜遁  
馬不

相見故鳴  
班別也

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

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

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

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

恨二子故塞其  
道欲使晉得之

晉州綽

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

頸也

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

將取其衷

復欲射兩  
矢中央

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

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

州綽  
之右

亦舍兵而縛郭最皆矜

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

已卯荀偃士臼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

克邾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

周伐雍門之萩

音萩

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

于門中

示聞  
暇

孟莊子

孺子  
速

斬其櫜

木名  
倫切

以為公琴已

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

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緝門于東

間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救馬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太

子與郭榮扣馬

太子光也榮齊大夫

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

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

遣政反

輕則失衆君必待

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經十有九年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

侯環卒晉士臼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八月齊

殺其大夫高厚冬葬齊靈公

無傳



傳十九年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駸聲姬生

光以為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

子

諸子諸妾姓子者二子皆宋女

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

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

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

我而已遂東大子光

廢徙東鄙

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夙沙

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

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 夏五月

壬辰晦齊靈公卒

經書七月辛卯  
光定位而後赴

莊公即位執公子牙

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晉士匄侵

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

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徙君於昏也 齊慶封

圍高唐弗克

夙沙衛  
以叛

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

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傅食

高唐人殖綽工倮會夜緹納師醢衛于軍齊及晉平盟

于大隧

莊公

諡法勝敵  
克亂曰莊

名光靈公太子襄十九年嗣立明年  
改元至二十五年遇弒在位六年

襄公經二十年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齊與  
晉平

傳二十一年春齊侯使慶佐為大夫

崔杼  
黨

復討公子牙

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  
冬會於商任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不免會朝

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

立是以亂也 晉州綽奔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

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

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莊公為勇爵

設爵位命勇上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

還於門中識其枚數亦在十年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

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言但為僕隸尚新耳然二子者譬言於禽

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傳二十二年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  
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弗聽退告陳文  
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  
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 冬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  
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為明年齊  
伐晉傳

經二十有三年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冬齊侯襲莒

傳二十二年秋齊侯伐衛先驅前鋒穀榮御王孫揮召揚

為右申驅

次前軍

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執擘為右曹開

御戎晏父戎為右貳廣

公副車

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

右啓宰成御襄罷師狼遽䟽為右

左翼曰啓肱

商子車御侯

朝桓跳為右

右翼曰肱

大殿

後軍

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

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

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

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

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

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

急君於何有

言急弑之  
以說晉

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

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

抑也况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

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郟邵

晉邑

封少水

封晉尸

以報平陰

之役乃還

平陰役在  
十八年

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寯

齊大夫

冬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

莒傷股而

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

莒地

杞殖華

戶化切

還

音旋二子  
齊大夫

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

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即華還對曰貪貨

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

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即杞殖莒人行成齊侯歸

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

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

諸其室新注孟子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臧紇奔齊見齊侯與

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

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



焉時晉有樂  
盈之難寧將事之非鼠何如

經二十有四年春仲孫羯帥師侵齊秋七月齊崔杼帥

師伐莒

傳二十四年春二月孟孝伯侵齊晉故也魯為  
晉夏齊侯

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蘧啓彊如齊聘且請  
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  
兵不戢必取其族 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

蘧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蘧伐莒會于夷

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晉侯會諸侯伐齊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諸

侯還救鄭楚子還使蘧啓彊帥師送陳無宇

詳見鄭

齊人

城邾

王城齊叛晉求媚於天子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

齊崔杼弑其君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秋八月己巳

七月十一

日經諸侯同盟于重丘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

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

志在不弑君

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

日齊師徒歸

齊棠公

棠邑大夫

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

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

使偃取之

為己取

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

齊丁公杼之祖

臣

出自桓不可

同姜姓不可昏

武子筮之遇困

坎下兌上

之大過

巽下兌上困六三變為大過

史皆曰吉

阿崔子

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

風坎為中男故曰夫變而為巽故曰從風

風墮妻不可取也且其繇曰困

于石據于疾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疾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發也何害先夫當之矣

寡婦曰發言棠公已當此凶

遂取

之莊公遁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

因是怒公

又以其間伐

晉也

間晉之難而伐之

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

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 夏五月

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

欲使公來

乙亥

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徙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擷夜行有淫者不知二命

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

敖封具鐸父襄伊婁堙皆死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祝佗父祭於高

唐齊別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

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

之皆死崔氏殺駸蔑于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  
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  
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  
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  
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  
其私暱誰敢任音壬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  
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  
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盧

蒲癸奔晉王何奔莒

二子莊公黨為二十八年殺慶舍張本

叔孫宣伯之

在齊也

成十六年僑如奔齊

叔孫還

齊季公子

納其女於靈公嬖生

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

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

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畝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

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

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

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

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

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奔中將舍於嬰曰

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言道狹雖衆無所用遂舍

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奔中謂嬰曰速驅之崔

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 崔氏側莊公于北郭側瘞埋之

丁亥葬諸士孫之里死十三日便葬四嬰諸侯六嬰所甲切不蹕下車

七乘不以兵甲 晉侯平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

朝歌之役在二十三年齊人以莊公說以使隰鉏請成



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  
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  
賂晉侯許之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

春秋分記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六十一

宋程公說撰

齊世本第三

景公

安孺子

悼公

簡公

平公

景公

謚法者意  
大圖曰景

名杵臼靈公子襄二十五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哀五年卒在位五十八年

襄公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傳二十七年春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

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

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為明

年慶封來奔傳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

以狐入曰棠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姜之弟相崔氏崔成有

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子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

子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

夫子

謂

將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

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

蒲嬖曰彼君之讐也

謂弑莊公

天或者將弃彼矣彼實家亂

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

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

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

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

恐滅家禍不止其身

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

子討之使盧蒲嫫師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

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

妻縊東郭嫫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

縊終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

當國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

公為齊莊公服喪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

經二十有八年冬齊慶封來奔

傳二十八年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封子則以其

內實遷于盧蒲嬖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

就於盧蒲

氏朝見封

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

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

故反

盧蒲癸癸臣子之

慶舍

有寵妻之

子之以其女妻之

慶舍之士謂

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

慶氏盧蒲氏皆姜姓

曰宗不

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為惡識宗癸言

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

御大夫所

膳日雙雞饗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

其洎饋

饗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減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謀

子雅子尾怒慶

封告盧蒲癸

以二子怒告癸

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

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

欲與共謀子雅子尾

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

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

析歸父

子之

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

佐子車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

文子之子無字

曰禍將作矣

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

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

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字從



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

示之兆曰死奉

音龜

而泣無宇

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

將作矣謂子家

慶封字

速歸禍作必於嘗

秋祭

歸猶可及也

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

子息慶嗣

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

不欲慶封得救難

盧蒲姜

慶妻謂癸曰

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

告欲殺慶舍

姜曰夫子慎

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

大公之廟慶舍泣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

者遂如公麻嬰為尸祭尸慶集名繩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

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慶氏

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樂

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樂子雅高子尾子尾抽桷擊

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

援廟桷動於薨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其多力遂殺慶繩

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言欲尊公室非為亂陳須無以

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吉亂者丁亥伐西門弗

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

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

魯大

夫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

汜祭不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鷓

逸詩刺不敬

亦不知既

而齊人來讓

責魯受封

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

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

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

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

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  
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邺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  
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  
不足欲也益之以邺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  
得宰吾一邑不受邺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  
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  
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  
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

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

放也

盧蒲癸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

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

以葬

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十人同心故必得

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

壁

崔氏犬壁

吾獻其柩於是得之

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

莊公殯于大寢

更殯路寢

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

皆曰崔子也

經二十有九年秋九月齊高止出奔北燕

傳二十九年春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 夏六

月齊高子容

高止

與宋司徒見知伯

時城杞

女齊

司馬侯

相

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

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

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吳季札聘于齊說

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

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

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

在昭八年

秋九月齊

公孫躄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

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為

高氏之難故高豎止以盧叛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

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高之曾

孫鄆良敬仲也良猶賢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

晉人城絳而寘旃晉人善其致邑

傳三十一年齊子尾高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

陽州魯地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

工倮灑消竈孔虺賈寅出奔莒

四子嬰黨

出羣公子

為昭十年樂高

之難復羣

公子起

昭公傳二年春晉韓宣子如齊納幣

為平公聘少姜

見子雅子

雅召子旗

子雅之子

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

見子尾子尾見彊

子尾之子

宣子謂之如子旗

亦不臣

大夫多

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

起韓

君子有信其有以

知之矣

為十年樂高來奔張本

傳二年春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

晉既聘少姜而卒齊欲繼之

既



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徙之晏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

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

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

登於釜

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

釜十則鍾

六斛四斗

陳氏

三量皆登一為鍾乃大矣

加舊量之一

以家量貸而以公量

收之

貸厚收薄

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

食軫切

蛤

古苔切

弗

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

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

於燠

喻切休  
虛喻切

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

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

四人皆舜  
後陳氏先

其相胡公大姬已

在齊矣

胡公四人之後周始  
封陳之祖大姬其妃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

子之宅近市湫隘蹢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

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

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

衆也

公笑曰子近市

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

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

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

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

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

既拜拜謝新宅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

還其故室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二

子謂鄰人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

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

許之秋八月齊侯田於莒盧蒲癸見泣且請曰余髮如

此種種余奚能為

種種短也自言衰老不能復為害

公曰諾吾告二子

子雅子尾

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

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癸于北燕

冬十月齊公孫竈卒

子雅

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

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

以其不臣

姜族弱矣而媯將

始昌二惠競爽猶可

子雅子尾

又弱一个烏姜其危哉

經六年冬齊侯伐北燕

傳見燕

經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傳見內魯

傳八年秋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樂施欲治其室并治家政

丁丑殺梁嬰子尾家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子尾之屬皆

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謂子良而相吾

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

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

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聞子旗至游服而逆之

去戎備請命問桓子所至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

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字桓子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

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為之立宰其若先人

何子盍謂之

謂之使無攻我

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

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

頃公靈公樂氏所事之君

吾猶有

望遂和之如初

和樂高二家

經十年夏齊樂施來奔

傳十年齊惠樂高氏皆耆酒

樂高二族皆出惠公

信內多怨

說婦人言

疆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

遂見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

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傳言者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

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

爲往欲以公自輔助遂伐虎門欲入公不聽故伐公門晏平仲端委立于

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欒高陳鮑其徒曰助陳鮑乎曰

何善爲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爲歸公

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齊大夫以靈姑鈔旗率吉請斷

三尺爲而用之不敢與君同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

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樂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  
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  
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  
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  
老子莒桓子召子山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一年子尾所逐羣公子私具幄幕  
器用徙者之衣履而反棘焉棘子山故邑子商亦如之而反  
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子周本無邑故更與之反子城子  
公公孫捷八年年子旗所逐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



私分之邑

桓子以己邑分與之

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

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

辭穆孟姬

景公母

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秋九月昭子

至自晉

葬平公

大夫皆見高彊子良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

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

致諸君君以為忠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

在公宮被疾

輦而

歸君親推之

推其車而送之

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

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

謂子尾

之力棄

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其是之謂乎

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欵于唐夏齊侯如晉朝

嗣君也

晉昭  
新立

傳十三年秋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

經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  
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

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

為小國害

齊君之

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

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肆

雨無 其是之謂乎

經十有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傳見莒

傳二十年冬齊侯疥遂疢期音基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

者多在在齊梁丘據與裔款齊嬰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豈

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

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

欲殺嚚固

以辭謝來問疾之賓

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

襄二十七年

屈建

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

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媿其家事無猜其祝史

不祈建以語康王

楚王

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

五君以為諸侯主也

文襄靈成景

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

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

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媿心矣

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媿

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

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

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

深池撞鍾舞女斬艾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

人暴虐淫徙肆行非度無所還忌

還猶顧也

不思謗讟不憚

鬼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

以實白神

是為言君之罪

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

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

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

不可為也

言非誅祝史所能治

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

音丸

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

衡鹿

舟鮫虞侯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縣鄙之人入徙其政偏介

之闕暴征其私

言邊鄙入服政役又為近闕所征稅

承嗣大夫強易其賄

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

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

所求不給

則應以罪

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

東

齊西界

姑尤以西

齊東界

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

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

有司寬政毀闕去禁薄斂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

音貝

疾愈行獵

招虞人以弓不進

掌山澤官

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

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

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

君招當往道之

常非物不進官之制

君子韙之

韙是也新注孟子曰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

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齊侯至自田

晏子侍于遄臺子猶

梁丘據

馳而進焉

新注言嬖人取媚如此

公曰

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

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爲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

燂之以薪

燂章善反然也

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

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

爲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爲臣獻其可

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

羹既戒既平駿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



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

舞有三文武

類

頌風雅

四物

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

五聲

商宮角徵羽

六律

黃鍾太簇姑洗蕤賓

夷則無射

七音

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

八風

東北曰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

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闔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

九歌

六府三事皆可歌

以相

成也

言此九者合然後相成為和樂

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

速高下出入周䟽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

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

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

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

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

少皞氏司寇

季荊因之

虞氏諸侯代爽鳩氏者仕

側切有逢伯陵因之

商諸侯姜姓

蒲姑氏因之

商周之間代逢公者

而後

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經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傳見莒

傳二十五年秋九月己亥公孫于齊

昭公為季氏所逐

次于陽

州齊侯唁公于野井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

待君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失魯而以

千社為臣誰與之立

為齊臣

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

從

經二十有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齊侯取鄆三月公至自齊處于

鄆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

豐賈皆季氏家臣

以幣錦二兩

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

縛一如瑱

縛卷也易懷藏

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齧

子猶家臣

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

五千庾

若能為我行貨於子猶當為請使得為高氏後又當致粟五千庾庾十六斗凡八千斛

高

齎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受之言於齊侯曰宋元公為

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

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

於曲棘使羣臣徙魯君以卜焉

卜可知

若可師有濟也

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徙之使

公子鉏帥師從公

新注齊侯病根在梁丘據魯之家臣知之故以貨取焉中其欲毫髮不差

秋盟于鄆陵謀納公也

齊侯謀

冬十二月齊有彗星齊

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也欺也烏天道不諂也疑也不

貳其命若之何禳之公說乃止

詳見天文書

齊侯與晏子坐

于路寢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

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

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

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

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情

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

唯禮可以已之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  
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詳見

禮樂  
書

定公經七年秋齊侯鄭伯獻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

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靈盟于沙齊國夏帥師伐我西

鄙

傳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  
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

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即沙

齊國夏伐我

齊叛晉故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二月公侵齊夏齊國夏帥師

伐我西鄙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二月公侵齊攻廩

邱之郭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

詳見魯

經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傳九年秋齊侯伐晉夷儀

為衛討晉

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

以與其弟

室之為取婦

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

無存欲有

功還取卿相女

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東郭書讓登

讓衆使後而已

先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

恐書先下故又諱以讓之下入城也

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

戰訖共止息 猛

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

起欲擊猛

猛笑曰

吾從子如驂之靳

靳車中馬猛不敢與書爭言已從書如驂馬之隨靳傳言齊師和所以能

克 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如五氏卜過之龜焦

兆不成

衛

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

衛侯怒晉甚不復顧卜欲

以身當 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圍亡在中牟



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

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

獲齊車五百乘  
事見哀十五年

齊侯致糕媚杏於衛

三邑齊  
西界

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

先登者臣從之暫幘而衣貍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敵無存者以五家免

給其五家  
令不共役

乃得其尸公三禭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

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經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  
來歸鄆謹龜陰田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郟氏

郟古  
閭切

使師伐

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  
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

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

以其

言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晏而駕乘廣載甲爲使告曰

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以己車攝乃

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傳言齊侯輕故不能成功

哀公經五年夏齊侯伐宋無傳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

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無傳

傳五年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景公夫人不成未冠諸子鬻姒之

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

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

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夏高昭子張立荼

真羣公子於萊秋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

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景公子在萊者萊人歌之曰

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

之乎

哀羣公子失所

### 安孺子

名荼景公子安孺嬖所生哀五年嗣立  
明年改元陽生使人殺之在位一年

哀公經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秋七月齊陽生

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傳六年齊陳乞偽事高國者

高張國夏受命立茶陳乞欲害之故先偽事焉

每

朝必驟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

言其罪過

曰彼皆偃蹇將棄

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

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

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

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求

就之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

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

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

六月戊辰陳乞鮑牧

國之孫

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

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

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秋八月齊邴意茲來奔

高國黨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

召在七月今在八月下記事之次

陽生駕而見

南郭且于

齊公子鉏在魯南郭

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

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闕止

子知之先我

待諸外

待外俱去

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

壬陽生子簡公

戒

之遂行

使無洩言

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

養之與饋者皆入

僖子令陽生隨饋食之人入處公宮

冬十月丁卯立之

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

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

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

孺子茶也景公常銜繩為牛使茶牽

之茶頓地故折其齒

悼公

陽生

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

不必亡一大夫

言己可為君必不怨鮑子

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

公子自謂

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

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

景公妾

以安孺

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

子三

景公嬖臣  
茶之黨也

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

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  
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  
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  
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

悔失言

毛曰君大訪於陳子

而圖其小可也

大謂國政  
小謂殺茶

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

野幕之下葬諸及冒淳



公羊傳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王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

于諸寘也  
齊人語也

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

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

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雷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弒舍

悼公

謚濇肆行無禮曰悼

名陽生景公子哀六年陳僖子使人之魯召而立之明年改元至哀十年齊人賊之

在位  
四年

哀公經八年夏齊人取謹及闡冬十有二月齊人歸謹

及闡

傳八年齊悼公之來也

五年來奔

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

而逆之季鮒侯

季康叔父

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

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謹及闡

或譖胡姬

景公妾

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 齊侯使

如吳請師將以伐我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

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

即鮑侯所通者

以歸嬖

鮑牧又

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

馬千乘為君也

公子勗之公謂

鮑子或諧子子姑居於潞

齊邑

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

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

使以二乘及潞廩之以入遂殺之

廩東縛丘殞切

冬十二月齊

人歸讎及闈季姬嬖故也

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

齊與魯平故辭吳師

吳子曰

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

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前年齊與吳謀我魯齊既興魯成吳恨之反與魯謀伐齊

經十年春王二月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

卒

以疾赴不書弒

夏五月葬齊悼公

無傳

傳十年春公會吳子邾子郟子伐齊南鄙師于鄆齊人

弒悼公赴于師

以說吳

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

吳大

夫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秋吳子使

來復儆師

簡公

謚澹平易不訾曰簡

名壬悼公子哀十年齊人立之明年改元  
哀十四年遇弒是年獲麟經終在位四年

哀公經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五月公會吳

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

國書

傳十一年春齊為鄆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

齊地

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 夏為郊戰故公會吳

子伐齊五月克傅壬申至于贏

齊邑

中軍從王

吳中軍

胥門

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

吳大夫

齊國書

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

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宗樓與閭丘明相厲也相厲致死桑掩

胥御國子國書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

歌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陳子陳逆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

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八尺為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東郭書曰三

戰必死於此三矣三戰夷儀五氏與今使問道也弦多以琴弦多齊人六年

魯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

金矣鼓以進軍金以退軍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齊上軍敗國子

敗胥門巢

吳上軍亦敗

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

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

哀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

歸於齊元首也吳以獻魯

寘之新篋慰

之以玄纁加組帶烏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

以使下國

言天識不善故殺國子

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

也齊至無日矣

傳十四年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

子

我有寵焉

事在六年

及即

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

鞅齊大夫



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夕視陳逆殺

人逢之

鮑子行也子我逢之

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

沐備酒肉焉

使詐病因內潘沐并得內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

饗守囚者醉而

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

失陳逆懼其反為患故盟之

初陳豹

欲為子我臣使公孫言已

言己介遠之

已有喪而止既而言

之既終喪

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

日望陽

事君子必得

志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

恐多詐

故緩以告子我曰何

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

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

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

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

子行逃而隱於陳氏今又隱於公宮

夏五月

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

成子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丘子意茲芒

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

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

成子入反閉門

不納子我

侍人御之

子我侍人

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

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

疑其作亂

大史子餘曰非不

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

無君子行抽劔曰需事之賊也

需疑則害事

誰非陳宗

言陳宗族

衆多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

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

乃止子我歸

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奔中

狹路

適豐丘

陳氏邑

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闕成子將殺

大陸子方

子我名

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

子方取道

中行人車

及耐衆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

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

以見魯衛之士

傳言陳氏務施

東郭賈

子方

奔衛庚辰陳恒執公

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悔不誅陳氏

六月甲午

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

側皆切

而請伐齊

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

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

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

故不敢不言

新注論語記夫子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此言辭不告當

以論語為正

平公

謚灋布綱持紀曰平

名鷲簡公之弟哀十四年田恒立之明年  
改元十三年左氏之傳終矣在位二十五  
年

哀公傳二十三年夏六月晉荀瑶伯知伐齊高無平帥師

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壬辰戰于犁丘齊師敗

績知伯親禽顏庚

齊大夫  
詳見晉

傳二十七年夏四月晉荀瑶帥師伐鄭鄭駟弘請救于

齊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

屬會死事者之子  
使朝三日以禮之

設乘車兩

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

隰  
役

在二十三年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

車而朝母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

言其整也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

急今師不行無及也子思國參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立於阪

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

卜敵齊

右齊始終春秋凡十五公書卒者九有故者四簡

公之弑後春秋經終見于續經平公後春秋卒平

公以下後二世七十年而田氏代齊大公之後遂

滅

論曰孟子有言霸必有大國王不待大此德力之辨也故春秋圖霸非力有餘不能海內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而晉國之大亦曰天下莫彊焉雖戰國齊晉之謂亦春秋之故也故五霸齊創之而晉次焉然齊表東海五侯九伯皆得征之桓公九合一匡之功莫能以得晉宋文公城濮一戰霸業迭傳與春秋相終始果何以哉

齊晉在春秋地醜德齊其相服也難方桓公之霸也晉雖間不靖而獻公崛彊難制逮桓公沒以孝公之庸懦繼之昭公區畫草創則文公可以聲勢致其從故葵丘之會五霸莫盛獻公於是從齊一聞宰周公道塗之言則翻然而去楚狄非我族類孝公畏之至與之盟會則昭公之初宜其屈畏於文公一戰而霸之威也桓公處其艱文公偶其易茲齊晉傳霸遠近所從判歟故自晉襄以降齊之從晉者甚寡而駕者不一翟泉以後不



通晉幾五十年戰鞏同圍之後晉劫之以從而與君代  
興之志實未嘗一日忘自時厥後晉霸下衰景公肆然  
興復伯之謀連鄭連衛兵魯兵晉然越越狂妄汙以無  
成末年廢長立少階之為禍陳乞陳恒世為弑逆而田  
氏卒以代齊故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而景公  
烏乎知之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  
焉淵乎孔子之志哉不然變齊變魯其有望於斯矣

春秋分記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六十二

宋程公說撰

宋世本第一

子姓公爵其先出自殷帝乙之首子紂之庶兄曰  
微子啓紂為不道微子抱祭器奔周武王誅紂立  
紂子武庚武庚以三監畔成王誅之中分其地封  
微子為宋公以奉湯祀周二王後也自微子至穆  
公十四世國今在南京

穆公

殤公

莊公

閔公

桓公

襄公

成公

昭公

文公

共公

穆公

謚法布德  
執義曰穆

名和宣公弟立七年魯隱  
元年後三年卒在位九年

隱公經元年秋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經三年秋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癸未葬宋

穆公

無傳

傳三年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歿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

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

辟殤公

八月庚辰宋

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

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

是之謂乎

玄鳥詩

劉敞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宋

宣公知人何如哉知其必反國於己子耶則是挾

詐而讓也知其賢足以任國為君耶則穆公竟不

能止後嗣之亂若但以穆公今能反國因曰知人

則堯讓舜舜不讓丹朱舜讓禹禹不讓商均堯舜  
反為不知人也

殤公

諡法短折不成曰殤

名與夷宣公子穆公兄子隱三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桓二年華督弑之在位十年

隱公經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

伐鄭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傳四年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

及衛州吁立

州吁以今春弑桓公而立

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

君害

害謂公  
子馮

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

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秋諸侯復伐鄭

經五年秋九月邾人鄭人伐宋 冬十有二月宋人伐鄭圍長葛

傳五年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 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



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冬十二月宋人伐鄭圍長葛

經六年冬宋人取長葛

傳七年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

經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傳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

平宋衛於鄭

有會期宋公以幣請

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於犬丘

即垂

齊人卒平

宋衛于鄭

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

齊侯冬來告稱秋和三國

傳九年宋公不王

不共王職

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

伐宋

經十年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六月壬戌公敗

宋師于菅辛未取郟辛巳取防

秋宋人衛人入鄭

乘虛

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詳見鄭

傳十一年冬十月鄭伯以號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

桓公傳元年冬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  
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  
弑其君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 宋殤公  
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  
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言公之數戰則孔父使爾已殺  
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公子馮隱二年出居  
鄭以郕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夏四  
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

莊公

諡法勝敵克壯曰莊

名馮穆公子桓二年督弑殤公召于鄭而立之明年改元至莊二年卒在位十八年

桓公經十有一年 秋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衛

詳見鄭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公會宋

公子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經十有二年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八月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傳十二年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

宋以立厲公故多責賂於鄭

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 冬又會

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經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傳十三年春宋多責賂於鄭鄭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

經十有四年冬十有二月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  
伐鄭

經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  
鄭

經十有六年春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

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傳並見鄭

莊公經二年冬十有二月乙酉宋公馮卒

無傳

閔公

謚法在國遭難曰閔

名捷莊公子莊二年嗣立明年  
改元至十二年遇弑在位十年

莊公經三年夏四月葬宋莊公

無傳

經十年春二月公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

無傳宋強  
遷有其地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傳見  
內魯

經十有一年秋宋大水

傳十一年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

而薄之敗諸鄆

傳見  
內魯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

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



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

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

桓公

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乘丘之役公以金

僕姑矢名射南宮長萬公右欵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

靳之戲而相愧曰靳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

之

經十有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

牧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傳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

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

宋公子

羣公子

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

萬之子

猛獲帥師圍亳

公羊傳曰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

畏彊禦矣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

萬臂擗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

彊禦矣

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

宋五公子孫

以曹師

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

御說

猛獲奔衛

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

宋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

力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

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

宋衛本同好國

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

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桓公

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名御說莊公子閔公弟莊十二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僖九年卒在位三十一年

莊公傳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 冬宋人背北

杏之會

經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傳十四年春諸侯伐宋冬會于鄆宋服也

僖公傳八年冬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

茲父庶兄子魚

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

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經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夏公會宰周公

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

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會于葵丘  
書宋子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

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

師

公說曰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茲父之

欲讓目夷非必讓也而有欲讓之意茲其好名蓋有利而為之終貽于顛沛而弗悟異時之敗可鑒矣故凡蔽於人欲而苟於求名者未始不敗也

襄公

諡法因事有功曰襄

名茲父桓公大子僖九年嗣立明年改元至二十三年卒在位十四年

僖公經十有五年冬宋人伐曹

討莊十四年曹伐宋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

退飛過宋都

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

也周内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對曰是何祥也吉

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

此年魯有季友鄩姬公孫茲之喪

明年齊

有亂

齊桓公十七年卒

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

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甌齊師敗績

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

五公子  
爭立

夏五月宋敗

齊師于鹹立孝公而還

詳見  
齊

經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宋公

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鄆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鄆子

用之 秋宋人圍曹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傳十九年春宋人執滕宣公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鄆

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

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



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秋宋人圍曹討

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 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

宋襄

暴虐故  
思齊桓

傳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徙人  
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經二十有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秋宋公楚  
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無傳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

于薄釋宋公

傳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

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  
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冬會于薄以釋  
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公說曰盟于薄釋宋公者楚也春秋沒楚不書而  
目公與諸侯為之者蓋不予楚子之竊伯權所以  
尊中國抑夷狄也

經二十有二年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冬十有

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傳二十二年春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

在此矣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

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救也已弗聽冬十一

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

濟

未盡渡  
泓水

司馬曰

子魚

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

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  
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

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

亡國之餘

宋商之後

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

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

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於二

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

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

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可也

經二十有三年春齊侯

孝

伐宋圍緡

夏五月庚寅宋

公茲父卒

傳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十一年盟于齊宋不與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成公 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名王臣襄公子僖二十三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文七年卒在位十七年

僖公傳二十四年秋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

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

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

宋公有加禮也

經二十有五年夏宋蕩伯姬來逆婦宋殺其大夫

無傳

經二十有六年冬楚人伐宋圍緡

傳二十六年宋以其善於晉侯也

重耳亡宋襄公贈以馬二十乘

叛楚

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經二十有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

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無傳

傳二十七年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

詳見  
晉

文公經二年秋雨蝻于宋

傳三年秋雨蝻于宋隊而死也

經七年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傳七年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

莊公子公

孫友為左師

日夷子

樂豫為司馬

戴公孫

鱗矐為司徒

桓公孫

公子蕩為司城

桓子

華御事為司寇

華元父

昭公將去羣

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



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邛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昭公

謚法容儀恭美曰昭

名杵臼成公少子文七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十六年遇弒在位九年

文公經八年冬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傳八年冬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

昭公之適祖母

夫人因戴氏之族

華樂皇皆戴族

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

離及大司馬公子邛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劉敞曰公以其官逆之皆書官非也計司馬握節未如仇牧之手劔司城奉身以退不及苟息之死

之而左氏摧彼二人為貶申此二人為賢賞罰昏  
錯莫甚於此且居亂兵之中苟棄節偷生則為大  
罪握節而死大臣常事爾既無智力以禦亂又欲  
負節而私逃亦大罪也效節而出自求免罪而已  
未見可貴之美也魯公庸人不識大義則妄以其  
官逆之春秋亦為珍之耶

傳十年楚子

王穆

次于厥貉將以伐宋華御事曰楚欲弱

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

楚子遂道以田孟諸

宋大

宋公為右孟違命無畏扶其

僕以徇

詳見楚

經十有一年秋公子遂如宋

傳十一年秋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

八年

來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經十有四年秋九月宋子哀來奔

傳十四年秋九月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

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貴其不食汚君之祿辟禍速

經十有五年春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傳十五年春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

上大

夫

魯人以為敏

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為敏明君子不與

經十有六年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傳十六年宋公子鮑

昭公庶弟文公

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

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

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

恤也

桓鮑曾祖

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

鮑適祖母

而不可

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

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矐為司徒蕩

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

司城

蕩子

請使意諸為之

壽之子

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

近懼及焉

禍及已

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

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

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  
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  
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  
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 冬十一月甲寅

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師甸攻而殺之蕩

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即位

使母弟須為司城代意諸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意諸之弟

文公

謚法慈惠  
愛民曰文

名鮑成公子昭公庶弟文十六年嗣立  
明年改元至成二年卒在位二十二年

文公經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六月  
諸侯會于扈

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  
討曰何故弑君獨立文公而還 夏六月晉侯復合諸  
侯于扈平宋也

傳十八年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  
須文公弟 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



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

子伯華耦

遂出武穆之族

穆族黨於武氏

故使公孫師為司城

莊公孫

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

靖國人

戴公曾孫

宣公經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傳元年宋人之弑昭公也

文十六年

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

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取賂而還 秋楚子

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

經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

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傳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

受楚命本或作命於楚

宋

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

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

狡輅

五嫁反

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

宋大夫

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

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

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恨也音憾

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

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

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告宋城門而後入言不苟

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叔牂羊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叔牂知前

言以顯故既合而來奔叔牂言畢遂奔魯合猶答宋城華元為植直

切將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棄甲謂亡師

于思

西才切

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

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具有皮丹漆若何華元  
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夏晉趙盾自陰地及諸侯之  
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

經三年秋宋師圍曹

傳三年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

謀也

事在前十八年

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

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 秋宋師圍曹報

武氏之亂也

經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

清丘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傳十二年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 晉原穀

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

不書不實其言也

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  
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

宋為盟故

伐陳

陳貳  
於楚

衛人救之

經十有三年夏楚子伐宋

傳十三年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  
惟宋可以免焉

經十有四年秋九月楚子圍宋

傳十四年夏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宋人

殺之 秋九月楚子圍宋

詳見楚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夏五月宋人  
及楚人平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齊告

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

長不及馬腹

言非所擊

天方授楚未可與爭君其待之乃止

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

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

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舍之以歸

詳見晉

夏五月楚師將去宋

在宋九月不能服宋

申犀稽首於王之馬

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

未服

宋而去故曰棄言

申叔時僕

御也

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

築室於宋分其歸田示無去志

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

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

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

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

去我

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公說曰按史記宋世家文公十七年楚莊王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



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三日之糧以信故遂  
罷去如史記之說則是莊王信子反之說而遂罷  
兵而非子反與華元既盟之後然後告莊王也析  
骨易子之言乃子反之告莊王而非華元告子反  
也其事大同小異以理推之則馬遷為得而左氏  
幾近於誣况華元雖夜入楚師未有遂直登子反  
之牀也

成公經二年秋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傳二年秋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

燒蛤為炭以禦濕

益

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

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檜

上飾皆王禮

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

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共公

謚法敬長事上曰共

名固文公子成二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十五年卒在位十三年

成公經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宋衛未葬而稱爵  
以接隣國非禮也

二月乙亥葬文公

無傳七月而葬緩

經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經五年春仲孫蔑如宋

傳五年春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秋八月宋公子圍

龜

文公子

為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

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宣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使代己為質

冬同

盟于蟲牢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

龜圍

經六年春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

帥師侵宋

傳六年春三月晉伯宗夏陽說

晉大夫

衛孫良夫甯相鄭

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 秋孟獻子

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經八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傳八年春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

成公姊妹為宋公夫人

夏宋公

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

傳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

傳十一年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冬  
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經十有五年夏六月宋公固卒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

公三月而葬速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

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傳十五年夏六月宋共公卒 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

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

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

音帶

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

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

不能討蕩

澤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

也華元華喜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

魚石蕩澤向為人鱗朱向帶魚

府皆出桓公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

也恐華元還討蕩澤並及六族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

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

師討猶有戍在

向戍桓公曾孫言其賢華元必不討

桓氏雖亡必偏不盡魚

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

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

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

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

從不得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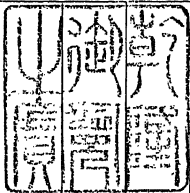
不得復入宋

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

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澶

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  
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

趙匡辨疑曰案經文云奔晉又云自晉歸而傳云  
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殊相違矣



春秋分記卷六十二